

南昌现女装男尸 法医称系“性窒息”

4月17日,南昌航空大学党委宣传部向媒体证实,当日中午,该校前湖校区3号宿舍604室发现一具腐烂的尸体,死者为该校信息工程学院2011级研究生彭某。

在彭某尸体被发现的前一天,震惊全国的复旦大学投毒案的受害人黄洋已经去世。

一周内,两起校园“非正常死亡”案,值得人们反思。

大学宿舍惊现女装男尸

4月7日,湖北天门的彭某的父亲给儿子打电话,询问其近况。当时,彭某告诉父亲,“正在去超市买东西的路上”,还说“9日有一门科目考试,准备考完后参加驾校培训”。

4月10日晚,彭父再给儿子打电话时,提示“已关机”;4月12日,彭父再次致电依旧关机。4月17日中午,如坐针毡的彭家人遂与校方联系。

4月17日下午1时,受辅导员所托,彭所在班级的班长郑琪崇从管理员处借来钥匙打开了3号宿舍楼604寝室的房门,迎面就闻到一股腐臭味。“我打开门,地上的(彭某)尸体头部被衣服包着,上面还有蛆虫。”惊恐中,郑琪崇向校方汇报,校方随即报警。

校方工作人员报警后试图移动尸体时,意外地发现死者竟身着女性黑丝袜与白色高跟鞋。

今天的朱令和父母住在北京南城的一间公房里。自朱令中毒后,十几年来,朱令除了睡觉和吃饭,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父母的陪伴下做康复运动。

1992年9月,朱令考入清华化学系物化2班。朱令、孙维等住114室。1992年秋,朱令进入清华学生乐团民乐队并很快成为主角。孙维也曾进人民乐团。

1994年10月,当时读大二的朱令开始明显地出现掉头发的现象,曾经两次出现暂时性失明。12月5日,朱令因不明原因引起腹、腰、四肢关节痛。

1995年3月6日中午,朱令再

该校党委宣传部部长饶国宾说:“他身上穿的女性衣物,还戴了胸罩。”

法医分析为“性窒息”死亡

据彭某的堂姐介绍,彭某是家中老大,从小就很懂事,是专心读书的好孩子,“从没有看过他打架或骂人”。记者在采访其同学时,多数人使用了“文静”、“内向”、“宅”等词来形容他。

但这些并不能解释死者怪异穿着的原因。经过法医分析,初步判断其为“性窒息”死亡。按照医学界的解释,性窒息是指独自在偏僻或隐蔽处,采用绳索、长袜、围巾、领带、皮带、头巾等缢颈,用橡皮囊、塑料袋、面罩等罩住口鼻,造成窒息状态,以达到性满足,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性变态行为,又称“色情自虐”。这种行为多发生于性格内向、沉默寡言、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的青年男性身上,且装束打扮具有易装性欲症或淫物症表现。

研究生遭室友投毒身亡

4月1日早上9时刚过,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喝了一口寝室饮水机内的水,发现味道不对就没有再喝,并将水都倒掉把桶刷干净。

一小时后,黄洋开始出现恶心、呕吐并伴有发烧症状。医院经初步诊断后认为,黄洋是吃坏了东西,按照胃肠炎的处理方式

给予其输液治疗。4月2日晚9时,黄洋又在同学的陪同下看急诊,被诊断为“急性肝衰竭”。

4月7日,“黄洋烦躁,意识不清,须药物镇静……”黄洋的同学、校友开始为其紧急联系许多同行,寻找解毒的办法。直至4月9日,黄洋的师兄孙某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,提请其注意N-二甲基亚硝胺。孙某查询了校内的医学论文资料,发现使用该药物后的实验室小白鼠症状与黄洋的症状十分相似,而相关实验论文的作者正是黄洋的同寝室室友林某。他立即向医学院和学校领导反映此情况。

据警方消息,4月11日,上海市公安局在黄洋寝室饮水机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成分,锁定其同寝室同学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。4月12日,林某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

4月16日下午3时23分,黄洋去世。

事发前曾因水费起争执

被警察带走后,林某对投毒一事供认不讳,但对动机闪烁其词。据媒体报道,林自称听见黄洋和另一名室友谋划愚人节要戏弄自己,于是抢先报复。

据了解,林与黄洋及另一位室友葛林(化名)曾因水票起过争执。黄和葛提出三人平摊购买桶装纯净水的费用,但被林拒绝。他提出,自己喝得少,平摊的

方式不合理。争执以林“自己买水喝”告终。

经查证,早在半年前,林就从QQ好友上删除了黄洋,黄洋也将林删除了。在同学眼里,林某“看起来挺阳光的”。

林某,广东汕头人,家庭经济情况中等。2005年考入中山大学,2010年保送成为复旦的研究生,成绩优异,曾任学生会副主席,获得国家奖学金,外号“林院士”。

据同楼同学反映,他和黄洋之间似乎并无纠纷。不过,他和导师之间有些不愉快很多人都知道。林某是“N-二甲基亚硝胺”研究方面的“专家”。

在黄洋住院后,有同学看出了他的反常。

4月5日,凌晨2时35分,黄洋仍在住院。此时林某刚看完电影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。他在微博上写下:“动荡的年代,糟乱的时局,不安的社会,迷茫的人。安全感成了金子般的东西。不成熟的少年,自以为成熟的爱;早熟的少女,为寻找依靠,寻找安全感,不惜玩弄爱情。灰色的事件。可,勇敢倔强的少年,不带丁点娘炮,大赞,不然要青春来作甚!带种的就来真的,出来混,就不要怕死。”

5成大学毕业生有心理问题

黄洋刚去世两天内,又接连发生了两起校园暴力事件。

4月16日,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2010级自动化专业学生袁某刺死同舍室友蒋某。原因是蒋某未带钥匙敲门,而袁某在宿舍玩游戏未及时开门。双方引发口角,进而发生肢体冲突。目前,行凶者袁某已被南京江宁警方刑事拘留。

4月17日晚,沙洲职业工学院经管系2012级学生符某持水果刀窜至学校宿舍楼,将在该院短期培训的学员曾某刺伤。经警方初步查明,嫌疑人符某因悲观厌世,几欲自杀没有勇气,便预谋用加害他人的方式来排解内心压力。当晚,符某发现独自在宿舍上上网的曾某,便冲进房间行凶。

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委会曾做过一项调查,调查表明,近40%的大学新生和50%以上的毕业生有不同的心理问题,其中“人际交往、学习压力、就业压力、情感困境”是最为突出的四大“心病”。

“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太注重成绩和分数了,忽视了素质教育和心理问题。”长沙市怡欣心理服务中心主任、市心理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刘立京建议:“有必要从小学就开设心理课程,配备专业的心理老师。因为心理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,而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慢慢积累出来的。”

《法制周报》2013.4.27

文/蒋格伟 余修宇 黄庆华

舆论呼吁起底“朱令案”

且是两次中毒。公安部门介入调查。

1995年底,朱令同宿舍同学孙维被列为犯罪嫌疑人。根据后来孙维本人在天涯发表的声明,1997年4月2日,孙维被公安局带走讯问,持续8小时,然后由家人领回。

此后至今的十多年间,众多媒体依然在关注朱令案件。至今在互联网上搜索“孙维”二字,可以看到对朱令事件的简单叙述以及孙维的家庭关系背景链接,其中包括她的祖父孙越崎(1893~1995),曾经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。

由于黄洋事件的刺激,舆论再

次发病,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告诉朱令家人,朱令的症状“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”。

朱令在神智清醒的时候,曾向李舜伟否认她在实验室接触过铊盐的传言。化学系老师出示了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,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。

1995年3月26日,朱令被送进协和ICU病房,靠呼吸机生存,进入长达5个多月的深度昏迷。

1995年4月28日,朱令的检测

报告显示,她的病况起源于铊中毒,

次呼吁:起底朱令案。

数起校园投毒案 曾成舆论热点

1997年5月,北京大学发生“铊”投毒案件。受害人江林、陆晨光是北京大学化学系1994级的男生。犯罪嫌疑人王晓龙曾交待,过去江林与他关系好,后来却不理他了,所以投毒。为了确定投毒量,他把陆晨光当作实验对象,也投了毒。所幸投毒者良心发现,为挽救被害人提供了正确信息并向公安机关自首。

2007年5月,中国矿业大学(徐州)学生常宇庆,因对几名同学有意见,决定报复。他购买了230克硝酸铊晶体,将两勺硝酸铊溶入矿泉水中,并使用注射器,分别向3名同学的茶杯中各注入2ml,致使他们中毒。后来这3名中毒学生经过救治康复。2007年8月5日,常宇庆被逮捕。之后,经检方二次鉴定,常宇庆患精神抑郁症,作案时没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,江苏检方对常宇庆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2013.4.22

北大卖猪肉校友回校讲创业: 我给母校丢了脸

“我给母校丢了脸,抹黑了,我是反面教材。”2000年因干上杀猪一行而

闻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,4月11日站上母校的讲台,说完这第一句话,几乎哽咽。陆步轩和他的生意伙伴、同为校友的陈生受北大就业指导中心邀请,来到“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”的讲台,与面临就业压力的学生分享心得。

争议校友首获北大邀请

2003年,陆步轩以“眼镜肉店”老板的身份卖猪肉,被媒体关注,引起社会争论甚至批评。陆步轩分享了自己就业和创业的坎坷:毕业后分配不理想、几年后丢掉工作。“1993年,我没办法了,才被迫‘跳海’。”

这位曾经的西安市长安县的文科状元,经历了低谷后,靠卖猪肉的超高业绩一鸣惊人。2004年,陆步轩到长安区档案馆工作。2009年又接受校友陈生邀请,到陈生专门为猪肉生意培养员工的“屠夫学校”任教。

仍觉得自己“混得差”

陆步轩说,现在有种现象:学校里学习好的孩子,走上社会没出息;调皮捣蛋的孩子,在社会上却混得很好。孩子学习好,听到的都是老师、家长的赞美声,“走上社会脸皮薄、受不了挫折;不好好学习

的孩子经常被罚站、挨骂,走上社会后,人家骂一句,笑笑就没事了,这种人反而

百折不挠。”

49岁的陆步轩脸上已有不少皱纹。他说,毕业多年,北大的活动他都没有参加。到现在,陆步轩仍然觉得卖猪肉不体面,自己“混得差”。

“我们是北大的丑角,但我们是正面的”

1984年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陈生,现在是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他说,北大校友卖猪肉并不是宣扬“读书无用论”。北大给了他宽容的环境,让他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书,听各种观点的讲座,“创业正是需要立体的知识结构。”

陈生说,“演员不止有漂亮的,还有赵本山、潘长江那种长得不好看的,我们就是北大的丑角。我们没自杀、没跳楼、没出国,我们是正面的。”

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,可以做科学家,也可以卖猪肉……我在演讲时经常拿陆步轩当例子,这是一个普通校友,有心酸的经历,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

——北大老校长、北大校友会名誉会长许智宏为此演讲致辞

《新京报》2013.4.12 文/郭少峰 邓琦



揭秘电话卖保险的人

他们的工作压力也很大。单调枯燥是其中一方面,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被客户拒接甚至恶言相向,需要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。

上班8小时,分成8节课,每节课45分钟,中间是休息时间。每个团队长负责带25名“电销坐席”。一上课,团队长就在工区间快步走动,拍手、高声鼓励电销员打起精神。下课铃响起,紧绷了45分钟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,走廊上放置了飞镖等娱乐设施,供大家放松减压。

这里的职工餐厅能容纳3000人,但午餐还要分成两批。餐后一小时的午休时间,有人娱乐、有人聊天、有人抓紧时间在工作岗位上或躺或躺补个小觉。

一位年龄稍长的员工说,在西方,保险代理人一般是社区里很有威望的人,而在中国,前些年保险公司的竞争让“卖保险的”多了一些贬义。这让他们承受着不少偏见,电话被拒率比较高,有些客户也会恶言恶语。年龄大些的“电销坐席”往往心理素质更好、更具亲和力,能更好地与客户沟通,未来这支队伍的年龄和素质都会走高。

《齐鲁晚报》2013.4.11 文/郭建政